

中庸注参

陈柱 著



NLIC 2970626679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庸注参

陈柱 著



NLIC 2970626679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庸注参 / 陈柱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0.12

ISBN 978 - 7 - 5495 - 0061 - 1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儒家 ②中庸—注释
IV. ①B222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3127 号

总 监 制:郑纳新

策 划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匡文妍

装帧设计:赵 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3.125 字数:50 千字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昌盛,名家名作接踵相继,令人目不暇接;正是此种繁荣,铺垫了今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故谓思想文化实乃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所在,只要有思想文化的活跃滋长,民族精神可以起衰继绝,民族血脉可以雄劲康健。而文化的发达,首在继承。唯有继承,始有创造。而继承的关键在乎吸收精华,剔除糟粕。故而,我们遴选二十世纪文化学术名作,重新校订出版,以便于各界读者阅读鉴赏与研究参考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

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公司编辑部

二〇一〇年八月

自序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言子思作《中庸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有《子思》二十三篇。沈约云：“《礼记》之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皆取《子思子》。”然则《史记》之《中庸》，与《汉志》之《子思》为一欤？为二欤？而今《礼记》之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或即为《汉志》之《子思》欤？或为《子思》之数篇欤？斯固未可知。而今所传《礼记》之《中庸》篇，则固非《史记》之完本，明矣。近为暨南大学及大夏大学两校，讲《中庸》，乃以己意略注之，其别无新意者，则仍采郑注。并略录各家之说，以备参考。而于近代戴震、康有为、马其昶及业师唐蔚芝先生之说，录之尤众。虽不必尽同己意，而唐书醇粹而精深，戴书切实而通明，康书博大而新颖，马书简当而明析，皆《中庸》注家之英杰也。辑注既毕，命之曰《中庸注参》，爰为之序曰：

《中庸》者盖子思述孔子之学，而益发辉光大之者欤？其称“仲尼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”，足见孔子学问之渊源；其称“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”，天时者占有时间者也；水土者占有空间者也，足见孔子之教因时因地而异；其称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足见孔子之教之大；其称“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；宽柔温厚足以有容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”，足以见孔子为教之态度；其言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”，足见孔子为学之精神。故或者谓《中庸》之书，不翅孔子之行状，信不诬也。且后之大儒，莫著于孟、荀二子。《史记·孟子列传》谓“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，一本门下无人字。则孟子盖亲受业于子思。故孟子书亟称《子思》。荀子虽以非孟子之故，亦因而非子思。然吾观《中庸》之言性也，曰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”，则子思之言，实开孟、荀二派。何者？孟子言性善，率性之说也；荀子言性恶，修道之说也。《中庸》又言“诚者天之道，诚之者人之道。”前者则性善所本，后者则性恶所本也。他若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，性善，故尊德性；性恶，故道问学也。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，孟子重识大，致广大也；荀子贵专一，尽精微也。“温故而知新”，孟

子重遵先王，温故也，荀子贵法后王，知新也。“敦厚以崇礼”，孟子道性善，故敦厚，荀子道性恶，故崇礼。若夫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则二子之所同尚，故孟子尊“孔子圣之时”，而荀子称“孔子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”，则孟、荀二子之学派虽异，举不能外乎子思《中庸》篇所言之旨，是研究儒家之学派者，于《中庸》一书，尤有不可忽者矣。然则吾今之辑是注，或亦不无小补乎？昔讲学南洋大学时，曾著《中庸通义》，久已刊布，今匆匆十余年矣。虽不敢谓学有寸进，然治学之方，今则大异于昔，欲举而弃之，又有所不忍，别再版行世，以觐今吾故我之异焉。

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十六日，北流陈柱柱尊序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。

说 明

（一）《中庸》为儒家思想最重要之书，然古来注者或多失之迂腐，今注本，又多失之浅陋。本书辑注，力矫此二弊。

（二）鄙人所注，务使简易明白，所辑各家之注，自戴东原以下，多近代大家之言，均深受时代学术之影响，无陈腐之习气。

（三）戴震注《中庸》，世亦尚少传本。

（四）所辑各注，以近代大家为多。以古代之注，多已流行，近代之著作，尚颇少人留意也。

（五）所采之注家，为郑康成、孔颖达、朱熹、顾炎武、戴震、康有为、徐灏、徐绍桢、刘师培、马其昶、唐蔚芝、陈钟凡诸家。

中庸注参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柱按：命犹生也。所生命连言。《论衡·骨相篇》云：“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。”是命有生义。“天命之谓性”谓天生之自然者谓之性。是人生之本然，不假于外者也。率，郑注云：“循也。”循此自然之性而行谓之道。道，路也，引申之为人生之道。好生而恶死，此生物之性也。有此好生之性，则循此好生之性而行，去死避难，以求遂其生生之性，是之谓道。然生物虽好生而恶死，然好之不得其道，或纵欲之过而自戕其生，或专欲之过而彼此相杀，则亦自取死亡之道也。故是道也，又必修而明之而后可。故君子修而明之以教于人人，故曰修道之谓教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生而限之于天，是曰天命。凡分形气于父母，即为分于阴阳五行。人与百物，各以类滋生，皆气化

之自然。《大戴礼记》曰：“分于道谓之命，形于一谓之性。”分于道者，分于阴阳五行也。此之大别，各以气类。而同类之中，又复不齐。故曰：“天命之谓性。”有生以后，则有相生养之道，亦如气化之不可已。经传中或言天道，或言人道。天道气化流行，生生不息是也。人道以生以养，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，是也。凡人伦日用，无非血气心知之自然。故曰：“率性之谓道。”然心知有明暗。当其明则所行不失，当其暗则有差谬之失。修者，察其得失，而使一于善。非于道之外，别为法制也，故曰：“修道之谓教。”篇内又以修身修道连言，身之实事是为道，道不可不修明矣。

康有为云：人非人能为，天所生也。性者生之质也。稟于天气以为神明，非传于父母以为体魄者。故本之于天。《易》曰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”也。率，循也。循人人公共稟受之性，则可公共互行，故谓之道也。修，治也。道者可行之谓，尚多粗而未精。善道者以其法传之人人，故谓之教也。言孔子教之始于人道，孔子道之出于人性，而人性之本于天生，以明孔教之原于天而宜于人也。

刘师培曰：告子曰：生之谓性。仪征阮氏《性命古训》曰：性字本从心生。先有生字，殷、周古人造此字以谐声，声即意也。盖人秉性而生，故《中庸》言“天命之谓性”，《乐记》言“民有血气心知之性”。盖血气心知，即性之实体。古代性字与生字同。性字从生，指血气之

性言也；性字从心，指心知之性言也。性生互训，故人性具于生初。

陈钟凡云：《大学》言修身本于正心诚意，《中庸》则推其原于性命。曰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性者天赋人类自然之本能，道者发展本能之谓，教者由明之诚，故谓之修道。

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柱按：道者生生之道也。故不可须臾离。离则死矣。然此道贵乎能修。而修之本在乎隐微。故戒慎恐惧乎不见闻之时。盖深明乎行为之本于意志，欲行为之善，先求乎意志之善也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人所行即道，威仪言动，皆道也。“可”如“体物而不可遗”之可。凡对人者接于目而睹，则戒慎其容仪；接于耳而闻，则恐惧有愆谬。君子虽未对人，亦如是，为动辄失道，而不使少疏也。

唐蔚芝师云：曰“戒慎乎其所不睹”，则其可睹者戒慎更可知也；曰“恐惧乎其所不闻”，则其所可闻者恐惧更可知也。

马其昶云：性体充实，无间一息。失其本然之性，即

一息非人。故道不可虽。莫见莫显，犹曾子言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也。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”，故慎独为率性之功。

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柱按：当喜怒哀乐未发之时，其犹阴阳二电未经摩擦，尚未发生电气之时乎？“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则非不能喜，不能怒，不能哀，不能乐矣。推贵乎中节而已。能中节则武王“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”，亦可谓之和也。反是，则当怒而不怒，亦不足谓之和。故中庸之道，非乡愿所得似也。“致中和”，谓人人皆极致乎中和也。“天地位焉”，谓天地得其所，极言天下太平也。“万物育焉”，谓万物得遂生生之道也。夫儒家之学，以天地位、万物育为主旨，其道何等博大？与近世欧洲之物竞主义、国家主义，专以残杀异类为自存之计者，其仁暴盖相隔天渊矣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中和者，动静俱得之美名，喜怒哀乐中节，即可以言和。其未发也，虽赤子之心无知，亦即可以言中。论喜怒哀乐，不惟未发以前，无所容心。即发而中节，亦无所容心也。论中和之实，则合天下事，无不中

出,无不以和为至。故曰:“大本”,曰:“达道”。篇内言“尊德性”,与上两节之交相足;言“道问学”,与此节文相足。德性曰尊,所谓戒慎恐惧,所谓慎独是也。问学曰道,此所谓致是也。德性,譬则身之血气也;问学,譬则饮食也。不保护而自耗败其血气,与废饮食之养无以增长吾之血气,其为二事甚明。以喜怒哀乐言中和,性情之德无一人不可语于此也;以中和言大本达道,孰能尽之哉?其功非于发与未发也。由问学以扩其心知,“至听明圣知达天德者”乃为致之所极。凡位其所者中也。凡遂其生者和也。“天地位”,天地之中也,“万物育”,天地之和也。中和而至于“天地合其德”,故曰:“天地位焉”,以见中之如是也,“万物育焉”,以见和之如是也。“天地位焉”,该凡位其所者言也;“万物育焉”,该凡遂其生者言也。凡位其所者,天定者也,本也;凡遂其生者,人事于是乎尽也,道也。孔子对齐景公问政曰: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公曰:善哉!信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虽有粟,吾得而食诸?《丧服传》曰:“父者子之天也,夫者妻之天也”,盖天地位,万物育,无适而不可见也。本乱必害于道,道失必害于本,中和虽分言之,致中和之功,一而已矣。

唐蔚芝师云:此章言性情教育,推原天命,实即人道教育也。人道以性情为本,《大学》言修身在正心,不外乎去好乐忿懣诸弊;言齐家在修身,不外乎去哀矜傲惰诸弊。孟子言良心则曰“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

几希。”可见修齐治平之道，以治性情为最要。

徐绍桢云：《广雅·释诂》《广韵·三钟》并云：“庸，和也。”此中庸亦当训为中和。书中凡言“君子中庸”，“中庸其至矣乎”，“择乎中庸”，“中庸不可能也”，“君子依乎中庸”，皆称引孔子之言。子思恐学者不知中庸之义，又恐学者不知庸之为和，故先于第一章发明之曰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乃以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”云云，其后称“大哉圣入之道，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”。又以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申明之。所谓道中庸，亦即致中和之义也。
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

柱按：此时中，孟子所称孔子圣之时者也。各本作“小人之中庸也”，无“反”字。今依王肃本加。无忌惮与上文戒慎恐惧相反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庸即篇内“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”，由之务协于中，故曰中庸。而，犹乃也。君子何以中庸？乃随时审处其中；小人何以反中庸？乃肆焉以行。陆德明《释文》云：王肃本作“小人之反中庸也”，当是魏、晋间仍有

古本未脱反字者。

康有为云：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焉。其统异，其世异，则其道亦异。故君子当因其所处之时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上下无常，惟变所适。别寒暑而易裘褐，因水陆而资舟车。道极相反，行亦相反。然适当其时则为此时之中庸，故谓之时中。若守旧泥古，而以悍狂行之，反乎时宜，逆乎天运，虽自谓中庸，而非应时之中庸，则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。

子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鲜能久矣！

柱按：就气性而言则为中和，就行事而言则为中庸，二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此孔子叹中庸之道之至，而能行之者少。民能行中庸者少，则放辟邪侈者多，则由上之礼教不明也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民非知而能之也，由于先王之礼教，而心志纯一谨厚，无私愿僇肆之行，则亦能之。盖生养教化尽于上，使民有恒心，故也。

唐蔚芝师云：此“鲜能”与下“鲜能知味”同。盖天下过者为横民，不及者为懦民。世必多能中庸之国民，而后天下可望其平，故教育国民，必以中庸为主。

康有为云：天下之道教多矣。然如耳目鼻口，各得一偏，寡能齐天地之容，协群生之宜者，惟孔子中庸之

道，虽极平常，而实诣其至极。惜诸子之偏邪而不能为也。民，谓当时诸子之徒。

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！鲜能知味也！

柱按：道谓中庸之道也。此谓人之行道明道，皆有过与不及之患，以见中庸之难也。“人莫不饮食，鲜能知味”，以见知又难于行。可见中庸之道，虽非人人所能知，而明礼乐之范之，却可以使之人人能行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道不出人伦日用之常，愚者任其惑暗，不求行之无愆；不肖者溺其心，不求得事之宜：此失之不及，而道不行不明也。智者自负其不惑，以为行之不谬矣，而往往多谬；贤者自信其无隐，以为出于正而已矣，往往执而鲜通：此失之过而道不行不明也。皆弗思焉耳。

子曰：道其不行矣夫！

柱按：道亦指中庸之道，此叹无明中庸之道，以范天下民者。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与？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？

柱按：上言知贤之过，与愚不肖之不及。此言舜之大知，而能不过。其能不过，又在乎好问、察迩、隐恶、扬善，故能执其两端之中，而用之于民，使民之愚不肖者，亦能行中庸而无放僻邪侈之患也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执其两端，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，全体无遗弃也。“其斯以为舜乎”言舜之知，而又如斯，是以为大知。

子曰：人皆曰予知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；人皆曰予知，择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柱按：此言不能守中庸之道者，必有祸患，如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不之知辟也。虽自以为知，其不知甚矣。

参考

戴震云：人不自以为知，则必常兢兢，庶几少失；未有自以为知而不动辄得咎者也。人伦日用之常，由之而协于中，是谓中庸。则审择而知其意，守之勿失，亦人人可与于此者。自以为知，虽知其意，旋必失之。

康有为云：天下之学者皆自以为知者，然未从中庸之道，未几即为异教所诱，是无异舍康庄之大道，而入罟获陷阱也。而尚自谓其知，其愚可悯矣。

子曰：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